

咫

聞

錄

咫聞錄卷九目次

秀水盛生

劉嫗

夏夫人

鞠烈婦

嫁禍自害

巧脫

鬼賊

許姓

水蓮洞

三戒

顧友

元寶飛

金二

杏樹

虎口餘生

某巡檢

陳秋巖

揚州王姓

海馬

鬼書

咫聞錄卷九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秀水盛生

盛生秀水人忘其名字性仁厚生平未嘗忤物
有族兄作令于粵盛依其署以代筆墨之勞與
邑丞某公善一日丞置酒邀盛飲隸進饌上餽
忽失手墮椀羹汚盛衣丞怒呼閹人以鐵索繫
隸項諭拴之大堂俟筵畢而後杖之盛愉然無

怨色且從容進曰失出無心法爲可貸衣雖染
污濯亦無損且公今日爲某開筵而彼受責是
某貽之禍也某心何安幸勿怒請恕之丞猶不
聽盛反覆排解丞恕稍息盛立促喚隸至掣項
索釋其罪而後已後逾年盛從族兄載裝移蒞
他郡行至三日忽山路崎嶇行人稀少日暮停
驂逆旅視傳舍湫隘鄰居無幾心頗疑慮無何
有數人洶洶然來望門窺探而去夜靜衆皆熟

睡盛猶秉燭未寢復有推扉入者見盛執視盛方驚問卽反身出告同侶咄咄不知何語但聞應聲諾諾開然散去盛不敢睡守至天曉相與登程有一人立道旁伺盛至尾行久之盛詰其故曰君不憶翻羹碗汚君衣者耶蓋丞之隸已去役而爲盜矣盛尙未知卽夜所來者復詢其何爲其人曰此處多盜慣劫行客逆旅主人皆其黨也昨夜先有數人見宦客休止邀約同夥

十餘人謀劫行裝其視客中有君也因叱退某
在戶外護守至曉今宵投宿之區尙有暴客送
君再過一程方可無虞君亦不可說與他人知
也須臾不見次日早行其人又至曰前途無恙
吾去矣盛欲持銀酬之其人卽辭而去盛告諸
同人咸歎盜中之有義而敬盛之有厚德也盛
又常收田租非惟不加以刻且見有難者則免
之盛將往山東夜艤舟江口有盜執火破扉入

船盛方寢自表中聞聲探首出視盜識爲盛卽
搖手止衆勿入日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雖
不仁不敢驚擾長者掉頭而去盛急問曰子何
人斯而認我也其人在船外應曰收租如君貧
農可無慮飢矣蓋盜之中有佃田者一舟數客
賴之以安由是而知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而
人之在世也當行厚道莆田林亨大先生臨終
訓子孫曰但願汝曹時時學一喫虧爾味其言

鑒盛生事真聖賢見到語彼夫以苛刻爲能者
當猛省焉而痛悛可也

劉嫗

劉嫗者所出姓氏及其夫名皆不得知但相傳
籍隸無極云初嫗對門黃姓家資豐厚有女幼
字保定柳芳華之子和爲妻柳亦素封迨芳華
死家遂貧和不能具婚資且難度日徒步詣黃
冀其念翁壻之情而周恤之誰知黃聞柳貧早

有悔心見和往投囑聞者拒不納保定至無極
相距數百里和之來未裹三日糧衣履徹穿入
于門外冷風刺骨飢火燒心進退無路惟欲覓
死嫗見之問其所來和告之故嫗憐而留于家
具食焉又詣黃所謂黃曰貧富命也富者有時
而貧豈貧者遂不復富哉柳郎旣爲君家婿不
能因其貧而改婚于女今迢迢遠來理宜收恤
若以貧而棄之則爲不義且難逃鄉鄰物議予

觀柳郎境況雖苦而相貌清秀厄運退自有佳
趣也君卽不訂婚期亦宜贈資以遣之及復開
導黃終不聽媼歸檢篋中所獲錢三百授和令
歸黃女知父有悔婚意恒涕泣不食誓不他適
後黃遭盜劫室中席捲一空不逾年又涉大訟
家遂蕭條謀質女于西賈議聘五十金已交納
矣女聞之夜遁垢面乞食而赴保定詣夫家與
和合迳焉黃覓女無耗質財已散用過半西賈

疑其匿女吞金欲扭黃赴官黃有口難辨只得
券宅作償而後已和自女合婚後家忽暴富且
登賢書車馬盈門較昔年父在猶烜赫也念嫗
舊德爰命駕詣無極報以百金衣裝華麗僕馬
美都滇溢街巷黃夫婦聞之懊悔自傷恐其來
訂婚期女已無存從何答應閉戶不敢出窺嫗
初不知女之已歸和也亦防其倩嫗傳情訂期
迎娶遂殺雞爲黍沽酒話舊細述黃氏家貧質

女于賈女遁無踪深爲欷歔和但側目而聽亦不實告促嫗治裝載以俱歸入門見女大駭女緬陳其詳嫗曰有此美志應有此善報也女又爲嫗製新衣上下華好畱數日遣僕馬送之歸嫗詣黃報女耗黃私喜女有下落而無顏見婿且難入女之門也因令妻僞爲賣花者偕嫗至和家母女相見而不敢使和知一日黃妻方與女坐和入不及走避和怒叱罵嫗急進曰此老

身瓜葛賣花者和始露顏令坐嫗急同黃妻回
家其妻怨夫之不應質女于賈也致女不敢認
母終日嘈囂嫗念黃妻之無他也過和再三勸
導始佳嫗引黃夫婦偕至保定而認翁壻焉吁
未來之事難定也若以目前之境而定終身則
失之遠矣故史載朱翁子蘇秦二傳專敘其貧
苦輕視之狀後敘富貴諂迎之況以醒富世之
昏迷和之事蓋近之矣故記之

夏夫人

夫人姓夏東昌人適同邑虞小思虞以貿易衣食粗可溫飽後以子貴封夫人邑有王心齋宦裔也有女紉針自襁褓中論婚于同邑傅孝廉之子阿卯爲妻後孝廉移居官于閩音耗久淪王貧無以爲生貸金于鄰居富室黃氏作小負販途中遇寇貨盡掠去黃積算子母約三十金黃豔王女紉針謂王曰貸已久矣當速還能償

卽償之不能以女紉針質作妾王妻范氏聞之
卽攜女赴母家求救于兩弟兩弟置不理范氏
偕女大哭于途過虞氏之門值夏白外來憫其
哀而問之范嗚咽以陳夏款邀至室知母子尙
未朝食便爲具餐且許代謀償金訂以三日范
母子感泣而歸越二日夏兵質兼至方滿其數
未敢告諸其夫至夜裏金置枕上以待次日范
來相付誰知盜入他無所亡惟切金去夏思旣

無以應范之急若令夫知必遭辱詈冤難申訴
卽自經死其夫駭妻之經由何異思平日伉儷
之情頗篤並無齟齬之事寧與鄰居饒舌正在
查問間適范至驚泣虞詢知其詳方知有措金
之事紉針聞夏之死也晝夜不食不寢哭不絕
聲夏旣殯紉針出而哭諸墓一動遂絕忽然天
兩大雷擊破夏棺夏甦紉針亦甦而北村有馬
大者被雷擊斃背有字云偷夏氏金賊村人鳴

于官官赴驗殮畢搜其家得二十金又械其妻
追足三十金給虞領歸夏仍如數付范償黃貸
訖紉針畱居夏室事夏恩愛過于所生無何阿
卯入閩藉領鄉薦回里成婚後通籍爲貴官迎
養夏氏且教其子讀書成進士人以爲天道之
昭昭也而吾爲不然夏一婦人而能聞難必解
見危必救一言之下雖千籌萬計必欲踐其諾
而後已是真丈夫所爲豈以一雷擊惡人遂足

以報其德哉蓋天不示以劫寇則賊不破賊不破則紉針之結終不得解矣迨後夏子成進士爲顯官封夫人此乃報夏之德也于此乃見天道之昭昭也

鞠烈婦

烈婦呂姓掖縣人邑之士人女也年十九歸同邑鞠良棟爲室良棟父名標爲武孝廉家本不豐當婦入門時孝廉父母在堂婦事祖翁姑一

如事翁姑中饋之事先于妯娌味必適歡暇則
勤針黹以佐兩代甘旨相夫子以成家克盡婦
道甚得祖翁姑翁姑歡心妯娌親戚咸相敬愛
無間言迨後祖翁姑翁姑相繼逝世哀痛毀瘠
過于諸婦未幾分家良棟業儒未成去而服賈
常貿遷百里外婦代夫經理家事無纖毫廢失
己未春良棟得伯牛之疾委頓牀褥刀圭無靈
年餘大潰婦侍湯藥濯垢污顧寒暑晝夜不少

解恒籲天默禱願以身代謂良棟曰妾從君十
年未能爲君育子嗣此不祥之婦也君如不善
妾必相從地下不作未亡人也良棟瘡創濃潰
痛楚難忍每欲自盡以婦侍伺嚴而未得其間
一夕婦偶倦良棟卽帶懸梁上矣婦驚起解救
而已無及婦引帶自經家人排闥入見夫婦俱
殞正欲移殮而良棟忽甦具道婦之生前誓死
相從及已投環解救狀語畢而仍逝時嘉慶庚

申五月二十五日婦年二十有九此事非異而記之何也余聞之友人而未知其應

旌典否焉記之以發潛光卽

旌之而知在一邑記之播傳天下且可以勵爲婦焉

嫁禍自害

嘉興某典肆中一日有青衣輩數人袍服整潔侍從皆小艾入肆問有朱提幾何答曰若有物

質不拘多寡具質之矣必問資數也其人去移時昇一篋至延之入啟視之皆黃金所製重器燦爛耀目約值不啻萬金對肆人而言曰此乃某府之物緣主人有要需欲質銀三千肆人知若府之有是物也允其質而如數書券平金交訖既去細視之乃銀胎而金衣也然已無及矣肆中定議凡質偽物而虧其本攤償于肆中執事人此物虧金過多而執事修工無幾卽終歲

停支非十餘年不能清此賠項而依肆度活者
家口賴何養贍咸皆瞪目呆癡肆主出見衆執
事之形問之具以情告肆主亦以賠金數多不
能令其枵腹從事因念彼以僞物誑金必不來
贖乃生一計令各執事不許聲張命另書僞券
密棄諸途俾行路者拾之必將利其中之所贏
而具資以贖焉則嫁禍于人矣早起有某生赴
市拾焉視券中之質本甚大意思必貴介所遺若

贖而鬻之獲利必厚無如家僅糊口並無餘資
遂欣欣然謀諸親友咸皆念某生平日之清正
謙和樂與湊銀以贖使之得利以豐其家均皆
允諾生邀親友同至肆中持券向問請開篋以
視肆中人曰當僅兩日卽來看物足下能寧買
此券乎曰然肆中人卽發篋陳示且炫稱物之
貴重以歆動之歸卽湊三千金與生生加子金
依券贖回載而鬻諸五都之市歷視數家俱曰

僞金竟無售主砍而驗之乃白金爲胎外裏黃
金許厚計所值不過數百金某生計鬻以肥家
今傾家不足以償貸號哭而回次早徘徊河干
赴水覓死忽有過而問者曰子非贖僞金者乎
曰子何以知之曰吾兒子之形而知之也子卽
回家攜所贖僞金隨我而往必獲償子之資毋
戚也我在此候汝然勿令人從而來生思鬻僞
金死也不鬻亦死也不如卽併其僞而棄之因

從其言回家攜僞金而從聽其所爲攜生同登
小舟行一晝夜其人先登岸入門有頃數人出
向舟揖生登舟引進其門見堂高數仞廊廡華
麗蓋卽向當質金之家也鼻進質物驗視無訛
謂生日子之累不少矣設筵款待雷數日計償
質及子金外又贈資斧遣之歸生于是得無苦
不數日前青衣者忽挾資持券至某肆中取所
質物肆中大驚肆主無策可解願受罰賠喪質

數萬乃完其事肆中資本一空肆主曰吾憐衆
執事之不能受此重賄而設此計也誰知自折
其肆此亦數也付之一歎而已後逾年金陵某
典肆亦有質偽金器一如禾中故事肆主曰禾
中肆欲脫已害而陷人其心尙可問乎不如隱
刃焉其失也猶小旣而密構金匠倣其物而爲
之輕重大小一如所質無少差異越月始成因
號于衆曰某質偽金喪本已多是物恰可以偽

亂真然難逃識者之目與其見是物而卻嗟不
如燬此物而免害約某日攜赴報恩寺邀郡中
各肆商同往觀之衆商閉畢卽憾失于鼎而治
鎔之衆商不知其計也郡中喧傳其事實金者
聞物已燬心起訛詐具資持券來贖肆中人裝
若誑張執券故爲遲遲質金者逼其平銀而納
諸櫃須臾舉饜昇之質者再四熟認喪氣而去
吁同此一轍之事也同設計以沽其害一以喪

肆一得安全蓋視其心之正不正耳天下欲嫁
禍于人者不至害人性命或可幸而免爾若欺
人以貪而設陷阱彼墮術者幾至身家不保冥
冥中豈無照鑒在茲乎況禾商之計祇顧目前
未曾慮及事後此下愚之智禍之旋踵已早見
之何足爲詐也若金陵之商可爲譎而不失其
正是真詐也已矣

巧脫

有婦人與村中某甲通無何甲父亦與有私夫皆不知也一日甲偵夫他出詣焉方狎暱間甲父至甲自櫺隙窺見急匿牀下婦出迎入甫展敘又遙見其夫自門外來婦急以門傍木杖授令向持立于門中作怒形婦舉手作攬勢囑勿聲夫入見而問之婦卽逆而告曰伊云予竊其銀入賭局又負博進索擾至家欲絕其命子懼而逃云是奔匿我家橫來搜尋我家非收藏捕

亡者宜勸令去夫問之好言勸導甲父聽婦言而僞作不肯已之狀夫又婉轉力解釋杖而去婦回首向牀下呼曰小畜生汝父去矣賄乃敗家原不應爲子畏死擾人閨闈幾驚怖煞人非我夫婦何以解此圍也甲出向夫婦展謝而去此事不便記其姓名故虛之吁是淫婦之巧可爲極矣怙乎不用于光明正大之區而用于暗昧不明之地吾恐此巧一行則胆愈大胆愈大

則禍卽至況其爲色慾乎彼其夫雖愚必有以愚而破其巧者矣

鬼賊

適有李麗亭來談及乾隆年間廣東電白縣鄉村民開小肆晚則併錢計數納諸櫝防以管次早啟視則缺初疑家人婦子私使也咸曰鑰掌汝身睡則同睡起則同起誰來私使肆者以言近情不加深究越日又復如是而刻刻防範誰

知防之鑿而缺之者日日不斷或少一二百數
或小七八十數肆者曰家人之竊吾防之深矣
委無其事若他人之竊寧不盡掠以去何取之
廉也此乃鬼與怪也于是坐臥墳上以守至三
更見一披髮赤足隱約而來大喝一聲影散無
踪因思日者所說小耗星入其家則財漸失以
禮遣之則去隨宰牲薦餼以祭之焚香執燭以
禱之失仍如前一夕其妻入房鬼竟狹暱驚喊

而散由是舉家不敢安寢有髻齡子熟臥于牀
鬼拉之起子哭鬼卽拳擊其母亟喊而抱之子
已斃殮而埋諸野肆乃控之城隍不驗不得已
控之于官官以捕風捉影事從何申理收其詞
而摠諸案適有道士來踵門而告之曰子家有
鬼吾能捉之然必酬二百金其獲後乃攜肆者曰
吾盡肆資而與不上二十數君抱道以安閭閻
毋存私以起利慾觀者如堵鄰侪曰果能捉邪

彼不能如命以酬某等當集成百金以贈道士
謀曰必須四十九日并邀百人夜必填滿室中
乃得也道士遂進肆約夜靜作法至夜鄰人悉
至而道士既無法衣又無法器惟燈燭輝煌對
衆誦經而已誦至半月忽見村中大爛蔥站雜
于中道士卽起而捉之曰子爲患久矣當受法
爛蔥倔强不服道士曰子學掩身法也掩身之
法有隙可掩無隙卽不能掩故吾以百人填房

使子無可掩處則真形露矣子第知掩身法而不知破掩法也若人俯首無辭送之官一一供認究其毆死幼子曰其子並未死現在潮州某家可往提之官曰子何以知其如潮也卽嚴刑窮求爛蕙始吐實情曰吾撮其子而嚙之官乃移關果解來傳其父母至堂子卽歔笑而認父母其父母心反游疑向官稟曰吾子明明遭鬼打死埋葬其屍何復有子也又詰爛蕙曰此

乃迷眼法也吾以斃狗易其子矣官不信帶肆
夫婦往埋之所掘而視之果一斃狗官曰地方
出此大害將來播傳蔓延害實無窮吾當盡法
治之立即帶至衆居稠密之處杖殛定案道士
得請之後不知何往吁妖法之爲害不淺矣彼
以一身而僅學二法迷害一家幾至不可解救
若非此道則肆者身家不保然是道亦非正道
也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

而無所取也一有取是商賈之事違不忍爲也
士固如是道豈有貨殖之道哉

許姓

昔有賈人許姓貿易于杭嶠居望仙橋下其妻
面黃瘠瘦初以爲負疾也藥之勿瘳日輕夜重
佳姬命婢坐以伴病未幾背仆首斜身而倦病
者不寧驚醒其夫急呼姬婢不應起而喊之則
醒曰爾等何愛睡若斯也總之事不切已耳次

晚自與媼婢同守三更陰風拂面口卽欠伸急起而視媼婢又睡眠朦朧矣命噓爐烹茶見幔帳風動而其妻伊啞吮啞卽呼口乾婢進以茶乃寧夫疑有怪乃邀友作伴假棋守夜忽聽瓦上疾捲橫來聲如桔槔聲止而房中陰風起矣一友持劍起舞覺陰風從門而出許乃延道作法更甚于前控之城隍亦復如是日夕思何制治許與城都聞最善聞其妻病過謁以問許細

陳之都閩曰是不難晚撥兵八名持鎗守視屋
上果見一怪物身長四五尺毛似狐而無足由
瓦上飛滾而來齊向放鎗只聽得大喊一聲回
滾而去次早遍找踪跡在土牆塚上得回鉛彈
七丸尙少一丸當晚復如前夜守之忽見瓦上
滾來者有十餘怪形恰短小于前急齊放鎗回
滾而散後遂安靜望仙橋與鹽院公廨相距不
遠越日傳說院內有怪抄擾延道醮遣又越數

日院之花園巖中有一死怪頭尖而無眼耳口
鼻且無尾無足身圓長四尺許毛如狐貉腓傷
一鎗好事者剝皮分鬻烹而食之味無他酸而
滑夜聞嗚嗚之聲不絕蓋卽許姓所擊之怪也
其次晚成羣而來者乃怪之子孫也院中抄撮
者乃怪受鎗而養其傷衆怪失驚而不安于穴
也剝烹分羹夜聞嗚嗚蓋傷類也然此怪有頭
無尾有身無足不知何獸余故載之以俟博物

君子

水蓮洞

粵西多洞府水蓮洞尊第一焉洞在泗郡郡無
城墉峭壁層蒙懸崖沓駭非無猛獸也而無天
棧可通非無力樵也而無雲梯可駕聽潺湲之
活活覩砂磧之鱗鱗倚淺壁而疏衢傍險溪而
築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山之高也朝見日
來午雞已鳴晝至暮觀月上危峰恍若雲升其

首邑爲凌雲者蓋卽其狀而名之也洞在城幅
之西昇輿而行膏壤平砥盡成僚曠荒蕪沃野
映墳均作蔓廬牢落俄聞滃漉汨汨忽泱泱
輿人曰洞將近矣凹灣崎嶇鳥道百折又聞浪
灑漉漉雷激雷响輿人曰至矣下車而拾級以
升渡板橋憑竹欄源泉滾滾不舍晝夜巨鱗躩
刺赤尾鼓腮輿來者逆流而上輿盡者順瀆而
下余也昭察其間已洗盡胸中磅礴矣緩步徐

行天然石壁充塞洞門不知誰施大手而劈成
崇垣也進洞而覩玉磊高砌綠茵平鋪千藤可
容一聲大喝響震巖谷應徹洞虛私喜今日之
聲何其雄也覺氣猶未衰尚可遨遊天下矣左
有窄溪下參巨石其狀如龍迅瀨增澆湧湍壘
躍逆捲而登石巔倒灑而成瀑布幼時曾見神
龍吸水布雨亦猶是也左則坦瓊十畝玉柱貫
頂天若懼洞之崩而故撐之柱之東西倒垂千

層白蓮雨朵花大如缸余命輿人覆水切堂影
照如生雖巧匠瑀琢亦不能有如是之精且都
也韓文公曰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
船今可不必詣太華峯而玩之矣輿人曰子可
于花而擊之聽其音而知其妙余乃持挺向左
而擊彷彿鼓音向右而扣儼然鐘聲因與友人
盡力疊擊何異叢林之勤功課乎天地生物之
奇于今始見之矣輿人曰循壁而前旁有小洞

更有奇焉余因奇以求奇不避艱險攀援逆足而登至洞而窺之見丈大飛鵝白羽翩翩奮翼而倒棲于頂令人愛慕無已惜乎右軍遠矣若使尙在耳聽播傳必攜硯而來接流洗墨對鵝作書亦不肯復作山陰人也輿人呼曰洞雖黑可進之百步有光內勝桃源行七日可通南溟矣余曰情興未除其如足疲神倦何畱待後時之遊可也嗚呼乾坤絕大一望而知石室至微

變幻不測莊子所云千里鯨鵬寸許芥舟擬作
逍遙之遊不過幻想天開何嘗實有其事今也
龍盤于水鵝掛于巖蓮垂于地目之所見勝于
耳之所聞余何幸而得此快遊也然天之過于
翰嶽也僻壤窮陬誰來賞鑿茅屋荒居誰來點
綴鬼面蒙頭誰知吟咏信可惜也友曰此乃天
之所以全其佳也鑒賞之中未免殘蝕點綴之
中多近村俗吟咏之中恒起牢騷與其逐世浮

華不如長守真璞余曰善載之以記遊事且徵子論之高也

三戒

粵西河上多三戒廟最靈異廟多蛇大如指碧
色鮮潤可愛從不害人或繞于梁或踞于樹喜
食雞鴨之卵民人進廟行香者呼蛇爲青龍多
以卵敲一小洞懸之于樹蛇自食之其神姓馮
潯州貴縣人馮之子孫世出一活三戒何以知

之幼時已具不苟笑不苟訾之形及成人忽而
睡忽而醒睡則不可呼呼多厥逆醒則面紅如
醉酒氣噴人過廟視之必有獻牲酬神者問其
休咎笑而不答惜其壽皆不滿三十死之後復
有馮之子孫睡而受享醒而如醉者至今不絕
詢諸粵人並客居于此者嘖稱實有其事且云
蛇上于船逆化爲順客無不利屢試屢驗奇哉
死而爲神轉世爲人者有之胡爲不轉于他族

而必世轉于馮姓者蓋欲其子孫不忘本耳

顧友

未可園先生至見余假傳奇消閒談及蘇友朱楚翹在天井齋使幕中時有內務府薦來顧姓一友延居記室詠諧調笑恬雅嬰寧一日有饋齋使翡翠帶鈞碧透子身鮮浮于面令人珍愛不已邀友共鑒賞之咸爲希世之珍不敢輕動惟顧友視若淡然執而玩之失手下地跌成三

段衆皆失色。茲使似有怒意。顧友曰：不必驚惶。吾見公等甚美之，而故玩之也。卽仆身檢起合之口，吹氣而還原物，一無傷痕。羣訝其異。顧曰：此迷眼法也。何足爲異。越日，又以茶杯撒爲磁片，命僛童檢于几上，亦如前法完之。然其飲食之量減，人大半。衆曰：先生之術精矣。何量之儉也。顧曰：食中無飽腹之味，與其食而不飽，不若不食之爲愈也。衆友曰：先生能食百饅否？曰：能。

衆曰能則陳洛濱戲泊洞庭春以請不能則戲
與席皆先生也顧曰諾于是作百大饅頭以進
對衆一啖而盡羣駭而退密議之曰視其身僅
三尺腹不容升奚能藏此斗許之食乎此仍迷
眼法也不知移度何處某等當就狐半仙問之
可也狐半仙者善風角占能知過去未來名噪
維揚向占之曰物尙在不便逕說衆懇之半仙
曰某日某時能使其不動一物不行一事可破

其術衆曰一時幾何欲其寂靜何難之有半仙
曰餒在畜牲處閣上急還往視果然持向顧友
曰餒未食子以迷眼法而加搬運法也顧哂曰
我輸矣攜銀倩衆招戲脩館以了前約衆曰卽
定于半仙所云之日扮戲聚飲某等可觀其動
物且彼亦無暇行事矣誰知正在觀戲聞顧退
進房衆卽隨視見其手持水烟袋引火紙出衆
以爲噴烟無事任之而已誰知忽將紙煤扯分

雨條先燒一條頃刻墨雲隊起大風捲席又燒
次條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空墜一窟其大如狗
席眾驚喧回視顧友不見進內細查無蹤眾思
發雷之後正半仙所云莫動之時也遂卽往覓
半仙物在房空不知往于何處詢之房家曰雷
響時見一物飛出眾云大鼯卽狐半仙也讎使
翰至內務府問下落覆顧友無人京此乾隆五
十七年事也此事過近誑誕奚可載入然訪朱

楚翹嘖稱誠實人也素不行子虛之事不談無影之言且自揚而來者余嘗過而問之竟實有其事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矣

元寶飛

王麗明行十五粵東右翼鎮總兵王浩江之孫籍隸瓊州恂恂然長厚人也承粵中煤商歷有年矣攜眷居佛山鎮上嘉慶四年初夏晴空無雲忽有元寶數百對馮空飛舞響聲叮璫不絕

市僧賈監與子肩夫引領羣喧須臾飛至王十
五屋上似欲下去眾皆爭趨其家填街塞巷擊
碎大門十五見勢洶湧恐殘民命急燃燭焚香
叩頭跪告曰天祐寒家驟賜金來煌煌衆目攫
取難禁況在繁鎮居密民稠庭院擁擠蹂躪可
危若寶下地命也有殃乞神昭鑒收寶歸藏禱
畢寶漸漸高飛往東南而去迄今二十年來而
十五安業如故家不見豐此乃藏寶之家悖逆

妄行運轉因否寶盡飛出天墜十五之古道夙
數則助之然于夜靜宵寂之際飛到其家無人
知覺乃于通晝達旦之時見寶飛來有不攘奪
乎一徑致命是助之而反以害之故十五跪禱
寶卽飛去也吾聞十五之照人以誠博施濟衆
其後必爾昌爾熾矣

金二

金二浙東山陰紫紅山人年半老耳微聾司靈

山縣鹹埠事與郵友錢寶海同室而居分東西而睡金栖東房錢栖西房乾隆四十二年時維夏五蚊蠅成市夕陽將頽驅牀上之蚊而緊閉其帳一夕金如廁回見帳懸鈎上疑爲錢友娛玩趨責之曰余耳雖聾不聞蟲音然一蚊在牀卽不能睡子之玩未免過矣錢高聲應曰朋則圖玩玩以取樂余自晚輟著以來作書應人未嘗停筆無暇行玩事且啓子之帳無以取吾之

樂焉肯快人忌而動人惱于金猶疑錢乃誓始
各就房而寢次早金醒啟目見牀前豎一寶塔
皆磁坡器皿堆成約高七尺有餘毛骨竦然急
起開門呼衆友齊視其架搭之精細堆砌之靈
瓏雖非神工恰是鬼工莫不駭其異而訝其奇
也錢乃作詩以戲之曰邑號靈山佛國名磁堆
寶塔令人驚從今雖把狐疑解孽子中宵難合
睛此事不能辨其是鬼是邪書之以待來者

杏樹

浙江錢局前有古杏二株大可三圍嘉慶三年五月五日巳時忽見烟從左杏樹中出初以爲奇也人皆望之繼而烟光漸大火星直出急扛水龍四座吸水噴去水愈湧而火愈熾竟不能救至未時而杏成灰炭矣夫杏性具火故古人于夏時取火于杏今杏有三圍火性自旺火由心發水龍只可治其外火而不能息其心中之

火故燒盡耳

虎口餘生

浙寧鎮海縣姚壘山有一人遇大虎爪抓其面
走投窪下虎舍柴掩之而去移時替人死而復
甦雖負疼胆落猶冀躲避逃生挾柴撐起急升
大樹上蹲踞密葉中見虎同一豹至視柴開人
無虎與豹若失所望豹卽動身欲走虎咬其尾
而留之虎乃東西四望縱身上山凡有凹曲之

區尋覓無踪虎回豹怒目張牙向虎領一口血
流滿地而死豹卽跑去蓋虎以得人邀豹同嚙
豹不見人怨~~之~~肆怒故嚙虎焉若人見虎斃豹
遠心寧下樹盡力負虎而歸剝皮獻廟以作神
褥剝肉分糲以嘗野鮮療傷月餘乃愈然傷雖
愈而顏面五疤猶存咸呼爲虎口餘生夫虎獸
之至烈也人虎之最愛者也今已入其穴猶得
其生是若人之必有善可錄故使虎邀豹得脫

其災是虎必啖人不少故遭豹殘命耳後聞之
士人咸稱姚墅山人貧而至孝窮不改正死而
復生卽此報也

某巡檢

直隸有邑令某某者讞獄未周憲鞠平反挽情
求全上司不屑獲過而致冤如案達部邑令亟
入京都與曹椽吏商救吏細閱原案曰官可保
酬必重邑令力薄不如所索竟至鐫級罷退後

請捐復選至貴州黔西縣逾年吏亦役滿議敘
選貴州巡檢束裝來任謁見堂翁狀貌似孰而
姓氏各忘及呈履歷縣闕而問曰子即昔年以
某案而索重酬之某吏乎子之才大可佐我而
治成盡善也吏面有忸怩心起戰慄然事到其
間只可低心小意倍加恭敬以盡屬僚之禮吏
又于同寅中間知巡檢駐劄之所衙房坍塌烟
戶踈稀前選此任者俱館邑城聽縣差遣以供

口腹吏亦如前至三朝後堂翁正聲厲色曰國
家畫野分區設官定職不能因地劣而虛之也
子其速行吾惟秉公執政稍遲卽直揭之毋貽
後悔吏不敢違拘一騎一從勉強至彼非無衙
署且無胥役遣僕稅居一無隙室亦無廟觀寺
院惟有魁星閣一座于是官居閣上僕居閣下
風雨垢蔽腥鮮無思祇闔冬去春來假疾回籍
忽連日大雨夜以繼朝寂寞淒涼輾轉反側攬

衣而起挑剔銀缸憑牕俯視見簷溜滴處白光
爛爛黎明用竹簽挑之得金豆數十顆乃于滴
溜處疾次挑去合得金豆一筐心思命危境困
焉能發此巨財恐金不真因裹二三十顆命僕
進城就當舖銀在肆易錢購售用物僕領命入
城如當舖主曰子欲當銀若干答曰一金
十銀曰此生金也必煨煉八折而成當舖則減六
折可也僕如其言而當之易銀購物而回吏見

僕去後又自遍掘竟得五六筐積于閣上曰果
真金也吾祇知苦無可解今喜出意外遂假病
乞旋安享在籍此事失其姓氏以初事而論亦
不便載其姓氏從知人各有命失馬得馬何足
爲意焉

陳秋巖

陳錫光字載之號秋巖浙寧鎮海人也乾隆辛
巳進士其兄石麒故後秋巖思慕不已悲哀時

切一夕夢兄曰修短有數過戚傷情某弟兄尙有相見時也醒思幽明永隔不及黃泉從何相見是殆思之切而形于夢也後秋巖揀發嶺南路過英德探知執是縣之政者乃辛巳同年劉某遂登舟往拜將近城隍廟雷雨大作入避焉見神貌恰似兄形迴憶昔年夢中兄言相見乃在此也淚如雨下須臾晴霽進署謁劉某曰杏榜同年嶺南偕仕初膺民社政治茫然刑式當

前抑何幸也適間避雨邑廟覘神貌恍似先兄
抑何奇也秋巖將舊夢一一告知并乞假金以
祭之劉爲之潔修牲牲同往醮奠秋巖大加痛
哭劉慰解而回曰吾與爾同年爾兄卽吾兄也
今得同蒞一方將來遇疑案難決之時可叨冥
冥指示酉秋巖小住一宵亦備牲醴祭奠而散
後聞劉得賢聲賴城隍默誘之焉

揚州王姓

明末時揚州富室王姓兵燹逃難舉家離散至國朝定鼎雖漸次回籍而不得全歸後王之幼子長成讀書入庠家徒四壁眷口日繁顧活不暇功名無及康熙戊午科友人邀赴鄉試王辭之友曰學也祿在其中若得名登秋榜則家自可養矣王曰安家非易試費亦難友曰吾囑吾家以應爾家子隨吾行以供試用晉省後溫故收心採風試筆何如王乃同至江寧喧傳相士

其術如神友與偕往相士曰公等功名尚早指
王而言曰先生乃石崇再世王曰吾與黔婁相
若求一日之飽而不得咿唔人何來巨富也相
士又仔細觀曰子之運應在八月三日起當速
回過此卽無佳機矣王乃附舟而歸至八月三
日浙閩制軍官眷過揚挽舟訪覓王某鄉人指
引至家見王曰老夫人相請王始駭之繼念相士
之言寧應在此姑從之登舟須臾揭簾請入王

叩見老夫人曰兄弟睽違已三十餘年家居何地家景若何王一述之老夫人退取白鏹五十鎰曰攜去安家爾卽隨我至署王歸告于家曰事亦奇矣我何曾有姊亦何會有此顯戚今旣呼我爲弟我姑隨至幕府或轉否爲泰亦未可知遂同至督署制軍相見竟行甥禮王益疑之然不敢問其由住居三月餘不過酒肉薰蒸並無令掌執事王思徒善口腹難沾滋膏相土

之言未必盡驗惟有作涇陽之行可冀瓊瑰之
贈乃告辭姊曰弟亦應歸矣卽令制軍饋贖二
百鎰明日備舟送行王又思區區二數奚可致
富相士之言不過虛譽耳當晚老夫人密邀王
進就耳低言曰吾乃子家了鬢也賊亂逃散投
托旗府收以爲造制軍乃吾親子也時念主恩
無從通信今天假我緣由揚經過邀汝同來認
爾爲弟者欲避嫌耳今贈二百金焉足濟汝之

家幸舊宅未改昔年逃難時先人在某某處埋
有銀三十萬起之可享安閒福也爾時尙在襤
褸未知其隱吾故密以告汝主歸悉如其指而
掘之果成巨富夫人能終不忘始貴不忘賤者
天下鮮矣而況于婦人乎今是婦居至貴之位
而猶念極賤之地使舊藏仍歸故主不懼識破
出身之循者其心地之厚無過于此宜其受一
品之榮也人有善願天必從之設王處極困之

境而舊宅鬻人則銀歸他姓是婦雖有善心亦不能使王仍復舊壁蓋王之富貴由天之成夫人之善心而致之也

海馬

嘉慶二年二月廣東南海縣所轄九江有海馬浮潮而至長可九丈有奇高可丈許鱗甲蔽身甲縫生毛毛若青絲頭與曠跖踈毛鮮甲磅大如斗耳下有腮尾與穿山甲相埒色黑古人謂

馬爲鐵連錢或卽是也九江河不甚淺而是馬
立于河中全形具見居民喧異呼奇胆大者擲
石拂其怒乃翻身滾去而傍岸百家盡沒河化
爲湖馬卽登岸嚙禾數頃不驅則僅傷禾驅之
則又翻身滾去田成大池結繩而創淺深沉索
至十二丈方得至底九江主簿李敬思上告撫
軍朱石君先生作文祭遣安逸歲餘次年復起
新寧殘蝕田禾化田爲池者不下百頃邑宰李

安吉四面設炮轟擊乃斃剖內分獻上台肉似
犧牛味亦相同氣腥此魚所化也並非海馬若
海馬氣稟靈淵受精皎月追風逐電越影超光
何至殘虐爲害哉

鬼書

劉秉政湖南人學刑家言度支法就廣西遷江
李明府幕未幾卒公病逝接任者乃李公刎頸
至好咸謂交代易易誰知格外鞅轡期滿而猶

未清李公子幼無知劉受故托不能違之而去
一夕初漏已起忽聞扣門司閤者啟扇見頭戴
殘紅敝帽腰擊黃袱乃遷江故差某某也心驚
目呆差曰吾奉官命特來投書別無他事請放
心解袱檢書交與閤人執而就燈視之真主人
親筆面開送劉師爺啓閤人益呆差又催曰求
帶進書房尙有主命應須面回閤人戰戰兢兢
帶至書房劉尙未睡將書呈上劉亦驚曰奇哉

幽明不隔書從何來闍人曰專差送來候在門外求見劉揭簾命入差叩而起曰吾奉主命求駕完結各事夫然可歸并求賜覆書劉曰官住何處曰仍在署內東齋差出劉拆閱之其書大畧云接任某前有難時吾曾竭力周全曾假金應結立有約券今忘恩抹借苛刻糾纏明欺我子幼小婦女無知現存約券在干書籠煩檢以理算則交代自然明白并懇將某大女許與某

爲媳兩世交情亦必允從將來賤眷歸與不歸
尙有依傍云云劉作書以覆給差賚回令關人
告知主母檢查書篋果有此券次日劉持書券
細訴觀察並太守羣責接任之非接任者亦胆
落抵算交代後又贈銀送李眷至省劉又執柯
將其大女許嫁而歸此乾隆五十四年事也現
在鬼書尙在劉手夫無形爲之鬼今非特有形
且有其書是蓋接任者欺死瞞生令人難受非

書無以破其奸慝其詐矣此乃一氣之良能造化之功用也